

咬人的村庄

赵厂建珍珠小说

赵厂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咬人的村庄

赵广建珍珠小说

赵广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咬人的村庄: 赵广建珍珠小说 / 赵广建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06-5007-3

I. 咬... II. 赵...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455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1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3.00元

读赵广建的小小说(代序)

赵广建君,无缘谋面,然于数年前,我即由他的小小说作品而得知了他的名字,今见赵广建又有新作集中发表,心中自然感到高兴。

说高兴并非套语,实因如今已是浮躁的时代,不仅许多人对文学渐失兴趣,就连某些作家,也正对文学进行着侮弄和亵渎。没有审美,只有欲望,没有大众,只有隐私,什么澡雪精神、净化灵魂、提升境界、启迪人生等等,均成“陈言之务去”,或“于我如浮云”。而赵广建则十数年如一日,矢志文学,钟情小小说,此举虽难出大名,更换不来几文稿费,但为使人们有所关注,有所警醒,有所感悟,有所启迪,他仍锲而不舍,孜孜矻矻,这种文学“情结”,确乎难能可贵了。

小小说体制短小,篇幅有限,须见微而知著,精致而隽永,因而绝不是“小儿科”,写好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赵广建的小小说很值得一读。

小小说比一般小说文体更加讲究技巧,因而忽视生活积累、只重技巧锤炼的偏颇,在创作中很容易出现。赵广建的创作首

先就在于他立足生活大地，着眼芸芸众生，善于以惯常生活现象为素材，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思索，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意蕴，从而创造出了一定的审美价值。这里发表的几篇，大致涉及到对历史发展的思考、对人生哲理的感悟、对人性人情的开掘诸方面，内涵深邃而多来自日常现象，从中可看出赵广建对咫尺万里、以小见大的艺术目标的追求。如《奔》，表现了农民致富后除却物质需要，不知再干什么的精神空虚和迷惘，其价值主要还不在于对因此导致了家庭悲剧的揭示，而在于发人深思地提出了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训子》颇富机趣而又耐人咀嚼，小说之“核”在于八四的儿子已是又一代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已异于父辈，于是同一事件的重演，结局却不相同，令人颇多感慨而又无奈。时代使然，八四一代的悲剧命运似乎已经注定，这就更令人深感同情和悲哀。此外，《棋》也是佳构，文中的霍老三，启人以多向度的人生感悟。

小小说有多种写法，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巧合、“抖包袱”等突出“巧”字的常用手段，也见于赵广建的作品，如他以前发表的《争》（《小说报》1989年8月30日），写地主寡妇被本家晚辈以“摔瓦”方式，争去了本应由她继承的财产，结果后来划定阶级成分，本家晚辈成了地主，她却成了贫农。福兮祸兮？偶然乎必然乎？“包袱”抖出，在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上，小说产生的震撼力，在我心中至今犹存。不过，以巧制胜，弄不好易露人工痕迹，故赵广建于写实之中，更注重散文般的自然记叙，而使题旨、意味蕴涵其中，这显然更需功力，因而也更加耐读。记得赵广建在1989年发表于《天津日报》的《你终于有了学问》内含小小说三篇，其中《哭》仅六七百字，但写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

高中女学生,如何被环境、习俗改造成了一个在近族丧事中也会假模假样、哭得呼天抢地的大媳妇,就颇令人振聋发聩,味之无穷。现在发表的几篇,除《棋》外,也多采用此法,尤其《钟声》,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写的不过是因“嘎小们敲着要的”,生产队时期的钟声又响彻全村,吸引了乡亲们去看个究竟。说明了什么?什么也没说明,但氛围的营造,情绪的表达,却将引出人们的无数回忆和感慨,言近旨远,体味不尽,简直就像散文了。

几篇作品,我看也有不足。一,关于铺垫。《奔》中江庆最后提出离婚,因缺少必要的铺垫而显得突兀。二,关于简洁。《棋》中出现小雨的名字没有意义。三,关于方言。“戳秫秸个儿”等方言,难以想象究竟属何地域,这就难以达到使用方言的目的。

赵广建的小小说创作,正在走向成熟,盼能进一步拓宽视野,精于提炼,深入开掘,不断创新,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刘大枫

目 录

- 001 读赵广建的小小说(代序)
- 001 争
- 003 疯英雄
- 007 细土
- 010 命事五题
本命年 砍命崽 亡命狗 信命人 断命因
- 018 断石
- 020 压坠儿
- 023 堂会
- 025 你终于有了学问
哭说看忌症
- 033 家法

- 035 罪羊
- 037 打鸟
- 039 关于驴事
打驴 翻车 告示
- 045 训子
- 047 扔魂
- 049 村宝
- 051 俺村里的老人们
满庆爹 忠宝爹 瑞婶子 号子娘
- 057 劝善图
- 060 双喜
- 063 占卜
- 065 没有兑现的话
娃崽 出丧 屋 瞎话 羹儿
- 072 桥
- 074 听力
- 076 美日子
- 078 关于丑四
捅蜂窝 养鼠 鼾声 小提琴 闹眼
- 087 传世家珍
- 090 霞辉
- 093 封桩
- 095 关于亲事
说亲 挑亲 退亲 换亲 定亲 接亲 成亲 阴亲
- 108 余虑
- 110 印记

112	鸿归故里	221
114	你好窝囊	222
	树钱棺礼雾	223
122	雀叫声声	224
124	头七	225
126	夜惊	226
129	精明人三题	227
	平等 摔瓦 铁门	228
136	顶门杠	229
139	拧头傻栓	230
141	报销	231
143	侠子家的故事	232
	新旧 远近 先后 冷热	233
149	钢骨	234
151	惨孝	235
153	物证	236
156	有用的物件	237
	壶 锁符	238
161	印象	239
164	辘辘车声	240
166	功	241
168	柳辛庄的稀罕事儿	242
	杀猪 戴手表 画神 挖佛 画瓦	243
177	病人	244
179	过错	245
181	悲狐	246

- 183 今日连了昨日
躲怕藏
- 189 圈圈和调调
- 192 慰问信
- 195 保险
- 198 俺村的衣裳有话说
烧包儿合捉神经
- 202 福星
- 204 钟声
- 206 无字的方框
- 208 败之有因
败棋错脸
- 215 串门
- 217 定论
- 219 签字
- 221 黑楞帮忙
杀鸡拆房唱歌
- 225 毅力
- 227 吃饭
- 229 饭盒
- 231 俺村的傻人们
亲爹商人神傻货儿
- 238 蛙跳
- 240 侠娘
- 243 回
- 245 俺村的小人物

- 小偶 小盆子 小呱哒 小管和小安 小笨儿 小傲
- 253 俺村的老头儿们
胖老头瘦老头 大囤儿 老栓
- 259 盐
- 262 暖心汤
- 264 院子
- 266 狗事四题
遇狗 逗狗 养狗 护狗
- 274 叫声
- 276 路遇
- 277 肖翻译
- 279 关于酒事
自饮自家酒 实在 闹酒 水酒 上等国货
- 288 刨食的日子
- 290 征婚启事录
- 293 唠嗑
- 295 俺村的后生们
二俊 满顺 秃贵 德子 明货儿
- 304 挠心的哭声
- 313 堵心的钱袋
- 320 训妻
- 322 谁在惹祸
地股言娘 镰鱼狗
- 335 母亲的脚步
- 337 奔
- 339 宅宝

342	咬人的秋月	187
	记性 醉酒 摔跤	188
348	猪钱	189
350	门台儿	190
352	门景	191
	后记	192
354	后记	193
	后记	194
	后记	195
	后记	196
	后记	197
	后记	198
	后记	199
	后记	200
	后记	201
	后记	202
	后记	203
	后记	204
	后记	205
	后记	206
	后记	207
	后记	208
	后记	209
	后记	210
	后记	211
	后记	212
	后记	213
	后记	214
	后记	215
	后记	216
	后记	217
	后记	218
	后记	219
	后记	220
	后记	221
	后记	222
	后记	223
	后记	224
	后记	225
	后记	226
	后记	227
	后记	228
	后记	229
	后记	230
	后记	231
	后记	232
	后记	233
	后记	234
	后记	235
	后记	236
	后记	237
	后记	238
	后记	239
	后记	240
	后记	241
	后记	242
	后记	243
	后记	244
	后记	245
	后记	246
	后记	247
	后记	248
	后记	249
	后记	250
	后记	251
	后记	252
	后记	253
	后记	254
	后记	255
	后记	256
	后记	257
	后记	258
	后记	259
	后记	260
	后记	261
	后记	262
	后记	263
	后记	264
	后记	265
	后记	266
	后记	267
	后记	268
	后记	269
	后记	270
	后记	271
	后记	272
	后记	273
	后记	274
	后记	275
	后记	276
	后记	277
	后记	278
	后记	279
	后记	280
	后记	281
	后记	282
	后记	283
	后记	284
	后记	285
	后记	286
	后记	287
	后记	288
	后记	289
	后记	290
	后记	291
	后记	292
	后记	293
	后记	294
	后记	295
	后记	296
	后记	297
	后记	298
	后记	299
	后记	300

争

卢改香娘家没了人，膝下也没有人，半辈子吃香喝辣凭的是原先那慕人的姿色和有钱的男人。因她面善心黑，早被族人切齿痛恨。

她男人二轱辘暴卒后，族人们串家敲门地拍手称快。族长老葫芦挑头，二葫芦们加气儿，后院的三侄子毛草根决意借机出出不借债的恶气。

改香早也有备，恃钱恃物儿雇来帮手执事，丧事料理，内外张罗，一应不容族人插手。三天里，棺材、寿衣、席棚、锅灶、吹鼓手、掘墓人极快就齐。她佯作镇定地披麻戴孝，日夜守灵哀哭。

出殡这天，大执事高喊了吉时已到，三声炮响后，唢呐震天，笙锣齐鸣。众帮手蜂拥席棚下，启坛倒酒，呼应举杯，似漏斗狂饮。饮罢，撩襟拭口，齐声狂呼：

“上！”

数十名愣头青一齐拥入灵堂，七手八脚抬出来尸首入殓。改香哭得死去活来，盖棺时，更被人拉拽得昏天黑地。十八抬大棺椁在吆喝声中挤出街门了。改香如孝孙孝子跪迎。

棺椁在马车上就了位。改香破俗行孝，哀号着被人搀扶，围灵车倒转。

二遭一过，众人无不惊诧：“咋不见瓦？”瓦不摔，殡不动，家产无人赔受，大逆呀！

第三遭刚满，大执事依序高呼：“摔瓦！”只见改香立在车轴旁，突然哭止，双手抖着从怀底掏出早已画妥了的青瓦，“哇”一声大哭，抡起双臂与乱发白麻同举……

就在青瓦举过了头，摆上了肩的一刹那，红了眼的毛草根一把将瓦抢在手，顺势摔在了车轴上——出殡开始。

众人立时目瞪口呆。孰不知，摔瓦是孝子的事，是要赔受家产的呀。改香从懵懂中惊醒的同时，昏了过去……

按照族规，二轱辘的八垧好地，九间正房过半归毛草根。老葫芦冷目作证，族人们如狼似虎，改香势单力薄，哭死哭活在契书上画了押。

三年后，改香贫困不堪，所剩房、地一一当完，只残存了半间草棚遮寒。她往日无情，今朝也不被人可怜，终于号寒啼饥，度日如年。

第四年，闹上了土改，她又分回了那房、地。

四清那年，家庭成分重布了三榜，榜榜与土改时无异，白纸黑字醒目记道：

毛草根——地主。

卢改香——贫农。

疯英雄

那年头秋，天刚麻麻黑，她在三里外西善堡老舅家还没端稳饭碗，就听见自家村那方“咚咚咚”炮响。舅妈扯上她在高粱地里钻了一宿。第二天没了炮响，自家村那方枪声又“嘟嘟”到了黑响才没了动静。东邻的伍生说：“中央军一支队伍被日本兵锥住了屁股，上千人乱了方寸，借你们村一堵城墙，调回头来向日本兵开火。日本兵双手握刀往城墙上攀，丢下七八十条血尸。天白后，日本兵调来了五千皇协兵，从村东杀到村西……”

“甬冲我瞎说说，没哩事！”她内心惊怯。

“是我亲眼见。”

“见哪个？上你家井沿子上趴着念给井里那个脏模样去。胡云！”

“是真。”

“不是。你没有爹妈，没有弟妹。还要牵扯上一个我不成？”

“是真。”

“不是！”她嚶嚶哭，掩襟拭泪，嘴里嘟囔伍生胡云。

隔天街上消息扬开，日本人杀绝了自家村四十七户人家，杀死了她亲爹妈，亲姊妹一家六口！

起先，舅妈也同她伤魂落魄地哭，后来，帮她用典卖的房、地钱料理清丧事，就收养她住在了西善堡村。

那个叫伍生的东邻，个儿小，胆儿大，常来多嘴嚼舌。枪响那天，他一人跑到村东口扒瞧，回来就表白日本兵咋样指使皇协兵烧杀，有鼻子有眼。

她只比伍生小一岁。小时候一口一个伍生哥。大了些，来舅妈家串亲，伍生猫闻了腥一样趁过来没话找话。住来后，伍生说家里没活儿，有事没事往这院跑。一来二往，年轻人眉来眼去，说话也躲躲闪闪起来，赶上三天两头过兵阵，谁家有闺女也不放心，老人就顺坡推驴托了媒。秋后，她嫁给了伍生。

月余，兵阵穿梭一样一拨一拨地过。村上不少人煎熬不住日夜的惊恐，相继卷上行李往外逃奔。枪炮更张狂了。舅爹妈在兵乱中被炸死。伍生料理完丧事，说了声“不能再当亡国奴”！也卷上行李参加了逃奔……一走，四年没音讯。直到亲闺女双菊年满三岁，她打发奶奶下了世，伍生还不见回。

几年里，她视闺女如命。登门劝嫁的，存心做歹的，她一概不理睬，一门心思等伍生回来。每日一擦黑，她插上门，顶上顶门杠，相伴孤寂与恐惧熬到迟来的天亮。

这天晌午，街上又传来狗咬。随后传来了敲门声。

她并不比以往更慌张，习惯地从锅底上抹两把，再往自家脸上抹两把，乱了乱发髻，抱上孩子去开门。

门一开，来不及闪身，被一帮皇协兵团团围住。她蒙了。当兵的一个个有说有叫，她定睛审视，先是害怕，当与最后一个倚在门框上的兵眼神相碰时，脸刷地白了！

“快进屋，那啥，我给你们……”忙把孩子放在地上，让兵们挤进里屋，掀出瓦罐抖了抖，倒出仅有的二升麦子面，和面。

兵们吆喝着要酒，洋钱自管往地上扔。她捡了几块洋钱，抱上双菊扛上篮子出门上街来。

半道街不见人影。在村东杂货铺有人与她搭讪：

“今儿新鲜哩。”

“嗯哪，来客哩，打壶酒。”

“割肉不？”

“割。嗯哪，割二斤。”她迟缓地答着。

酒肉备妥后，她扛着篮子又串了几家门。回来就赶着忙活。待十多个皇协兵把桌上吃了个精光，又东斜西歪时，才好像看出那酒里投了毒。喊叫最凶的，最先耳鼻出血，一个个先是浑身青紫，不大会儿，没了声息。倚门框的那个吃喝得顶少、难受的工夫顶长，跪扶住桌角，想跟她说话，只见双唇抖动，乞求的目光闪着怨愤，却吐不出整字来。她脸上抽搐了一下，裸血的双瞳闪出刺一样的凶光，抄起门后的顶门杠，照准那人的脑门棒去——“扑——”一声，血浆浅了她满脸，她触电般后退了一步，“哇——”吐了。

那最后被她棒死的皇协兵，进家后没来得及向她说第二句话，就死了。她呆若木鸡地望着血泊，默默呜咽。那是她朝思暮盼的丈夫！

整整半夜，她惊视着血尸发呆，以为自己坠在梦里。她拿绳子将尸身一个一个拖进猪圈里，又连夜弄土把猪圈填平。之后，她疯了。因为，在她拖尸那工夫里，饿急了的孩子啃吃了洒上了酒的骨头……

解放后，猪圈被挖开，她杀死的十多个皇协兵被政府确认。病好后，方圆数十里依旧念西善堡有个疯英雄。

每年，小学生经过西善堡村参观自家村惨案，她必讲那个惊